



• 羅海

這一種山芋.....

讀了「具有符咒力量的文字」後，這才明白，原來那篇把別人的詩評為「完全失敗」、「完全支離破碎」、「完全不求取內在的邏輯聯系」的「略」文，其實是馬旗先生的「一時手痒之作」！在此作中，馬旗先生還自稱是「忠於藝術、忠於人生」，真是嘴瓜子嚼出鹹來，什麼樣的仁都有，不知道「具」文會不會也是「一時手痒之作」？

「說來慚愧，自己手頭並未擁有『星韻』這本書。由於某回返港時，意外地發現了這一令人驚喜的詩文集。翻閱之餘，一種直覺的印象使我感到『旅人』有問題。下筆之時，以為萬無一失，不料還是搞錯出事（將詩中『月』字誤作『夜』字）。今蒙羅海先生予以匡正，以杜謬傳（詳見第四十七期『煙火』副刊）。這里我備向林夏濃先生以及讀者們致歉。至於羅海先生那種對文藝問題無比執著的態度，本人表示尊重。」

——事情看來是這樣的：一個人評一首詩，弄錯了一個字，經人指出，只好向詩作者及讀者「致歉」，又向指出錯誤的人的態度，「表示尊重」。

然而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馬旗先生犯下這種錯誤呢？只要讀者了解什麼叫做「下筆之時，以為萬無一失」，就可知道，馬旗先生不僅是「手頭上並未擁有『星韻』這本書」，下筆之時，家頭上也沒有這本書，連「旅人」的字面（能有幾個字？）都沒弄清楚，他就評了。寫完之後，馬旗先生也沒有再回到那書肆翻翻『星韻』查一下，就這樣把「燙手的山芋」寄出發表。

這種不負責任，輕視狂妄的寫作態度，才是造成錯誤的原因。這種態度算不算「忠於藝術、忠於人生」，這種作品能不能到「祭壇」上去見「藝術之神」，讀者心中自有答案。

「夜、月」之誤，是一個白紙黑字的錯，只要有本『星韻』，任誰也能看出來，並不需要

「對文藝問題無比執著的態度」。『略』文的「謬」已「傳」了，能不能「杜」並不關「這一種青苔」一文的事。除了錯字外，其他如「故舍的青苔／在心里／靜靜地／靜靜／滋長」被說成「還看見外面（？）青苔靜靜滋長，如此詩眼，確也太神乎其技了！」確也太神乎其技了！當然不能否定一個詩人的所有的作品都沒有好東西——如果不是手民之誤，這個負責得正的句子到底想說明什麼？

馬旗先生若是真有誠意向林夏濃先生及讀者致歉的話，我建議他重讀『旅人』，（林夏濃先生想必非常樂意借出他的『星韻』），收斂「一時手痒」的態度，認真地再寫一次『略評短詩旅人』。

我並不認為和馬旗先生「就詩論詩」是人生的什麼樂事。『根據比較權威的說法』，到底是那些說法在比較，馬旗先生為何選用這個，這個說法是不是足以說明「詩是什麼呢」，等等疑問，也不知道該由誰來解答。至於「更堅實的詩質」，『全新的詩感』，『賦詩以更强的生命』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我認為同期的『人世間』里，『羅總管』已說得非常明白。寫到這里，不得不重抄「窗上的夜」：

窗上的夜，
野上和路上也是夜了，
燈火和我卻是孤獨。
鄉村的夜，
地爐里是紅的餘火，
朋友們都睡了。

然後請看：——「窗上的夜」詩的前半段，就是太無詩趣，缺乏含蓄、直陳式的描述物象，讓讀者只見到「詩」的框架，幾乎忽略了「守」只有散文不能表達的成份才可以入詩——才有化為詩體之必要「這一經典性的教導」——

請問馬旗先生：「若唔唔唔唔」像這種有評沒有論的文字，對研究文藝問題有什麼幫助？

在「這一種青苔」中有一句「作者在境界轉換之際似乎瀰寫了一段」。『似乎』者，不能肯定也。馬旗先生居然能根據這個連我自己都不肯定的感覺，來說明他如何導致「旅人」是「完全支離破碎」、完全不求取內在的邏輯聯系（？）的「論斷」，『確也太神乎其技了』。這個「同」怎麼去認，我不知道，不過倒想請問馬旗先生，如果我沒有寫「這」文，他打算根據什麼來「說明意境無法提升，進而自然地聯綴詩的下半段的意象」？總不會是「作者在境界轉換之際似乎瀰寫了一段」吧？

至於「月瞪着惺忪的眼」這文作：「這個句子所造的意象，我覺得是失敗的，不過這不是要點，不是要點，因為那一段文字研究的是『旅人』的節奏。『夜瞪着惺忪的眼』馬旗先生『莫明其妙』，『因』夜『這個東西是無邊無際的，其頭部不知在那邊，那又如何瞪着兩粒要睡覺的眼珠子呢？』——現在已知『夜』是鳥龍字，『頭部』不復存在，『具』文中就變成『既然睜眼，那又何來之惺忪的眼呢？』意思就是說，只要是『瞪着惺忪的眼』，就是『不倫不類』，就是『敗筆』。

「瞪」這個字，不一定要「怒目而視」。『張大眼睛直視』也可以，如『目眈眈』。問題出在『惺忪的眼』。『睡眼惺忪』，是指剛睡醒時的眼睛（請有資料的讀者賜教）。可是有一本唐繼堯先生主編、陽明書局印行的『辭海』，第三四八頁在惺忪一詞下注：（一）動搖不定的樣子，（二）清楚的样子。

我個人雖然認為「月瞪着惺忪的眼」之意象是失敗的，但是我不敢說「瞪着惺忪的眼」是「敗筆」。如果林夏濃先生捧着上述辭海來和我抬槓，我頂多只能「怒目而視」。馬旗先生想必能夠證明唐繼堯先生的解釋是錯的，無論如何，我所謂的「爭論性」就是這個意思。要說「不倫不類」，我看莫過於「瞪着惺忪的眼」說成「瞪着兩粒要睡覺的眼珠子」，真不知

道馬旗先生的「兩粒」是打那里跑出來的？談到成語，馬旗先生的那句「莫明其妙」可否寫作「莫明其妙」，實在是令我莫明其妙。回頭看「這」文：「客串鑒先生一下，抓抓字風：應是『莫明其妙』。」意思是說，馬旗先生應該用「名」，不應該用「明」。為什麼呢？「成語詞典應該有最佳的解答。」我不清楚馬旗先生參考了那些詞典，且看一九八六年四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印行的『中國成語大辭典』第八三八頁：

莫明其妙：不能說出其中的奧妙，形容事情奇怪玄妙或毫無根據不合情理，以致使人無法理解。清·吳研人『近十年之怪現狀』五回：「我倒莫明其妙，為什麼大請客起來？」朱自清『潭柘寺和戒壇寺』：「驟然的人臉成『潭柘寺』，那更是莫明其妙了。」亦作『莫明其妙』，明，明白。『兒女英雄傳』九回：「這一句話，要問一村姑蠢婦，那自然一世也莫明其妙。」『矛盾』報載：「別說萬象紛紜的世界他莫明其妙，連山城下那個灰黑斑駁的小小毛蟲的社會也看不透。」

抄了一段書，答案也在里面。馬旗先生如果又「偶閱」，「翻翻」，當然看不出來。根據此書，形容荒謬的言行，應用「莫明其妙」。而事情有其奧妙道理，只是當事者不能明白，則作「莫明其妙」。馬旗先生認為「夜瞪着惺忪的眼」是「不倫不類」，那麼該用那一個呢？如果他堅持是「莫明其妙」，我也不好反對，不過，真是莫明其妙！

研究學問，當然免不了要向人請教，對象也不一定小學老師，大學教授或小學生也行，古有明訓，不恥下問。就算是「門外漢」的謬悠之言，我等也不妨視作反面教材。

羅胡「羅總管」曰：「生命一天一天老去，我們就耽於文字，到底文字有什麼力量？」嗟夫，其鳴也哀。可能是看到有人在文壇上舞刀弄劍，錯手斬了自己的腳趾公，有感而發。

青梳文集①
島上青梳
合集

- 編輯與作者：陳全興、李恆義、董志健、歐宗敏、陳雨顏及陳佑然。
- 內容：這是一本風格多樣，內容繁複、有感而發的詩、散文與小說合集，適合青少年與學生珍藏與觀閱。
- 定價：每本定價 \$5.50（郵費免付）
- 郵購處：
Ow Chong Hing,
79, Off Erskine Grove
10470 Pulau Pinang.

煙火 53
砂朥越星座詩社
文藝雙週刊
P.O. BOX 1280,
93726 KUCHING.

人世間

批評的態度

西方學者赫曼塞曾說：「玻璃窗折射窗外的陽光，使室內的人也能看到光明，藝術家就像一面窗，把真理折射給別人，使他們感覺到溫暖外的風塵，了解天地的廣闊。」其實不止是藝術家，從事批評何嘗不是需要懷着這份心情，藝術反映的是現實的真，批評反映的是藝術的真，兩者相輔相承的。

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者，他要告訴別人那一部作品是好的，那一部是壞的，好的地方在那里，壞的地方又在那里，以及雜糅，多餘和欠缺的地方又在那里，這樣才能幫助別人更瞭解作品的內涵，也才能激發他們自動自覺去接觸文學作品。批評者評析作品自然是根據自己的學識經驗而為之，人殊言殊便在所難免的。不過，該注意的是，批評者所秉持的態度應是誠懇認真和持平公允，實事求是，除了憑藉主觀見解得出來的結論外，還需要客觀求證，以具體事實理論來解釋和支持自己的看法，避免以偏概全的毛病，否則各人強詞奪理說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，客觀的事實便永遠埋沒了。

所謂客觀事實就是作者的原來意圖，作品的主要重心。愈能接近這個意圖和重心的解釋，雖然都只是批評者的主觀意見，也算是客觀的真理了。至於那些斷章取義，抓不住客觀事實而借題發揮的謬論，穿鑿附會，自相矛盾，前後的解釋不相吻合，與作品的意義



醫生手記

在醫院

• 陳全興

在醫院，我是一隻長鯨
必須專注地看你
必須傾心地聽你
眉目之間，呼吸之中
一種深藏的秘密，讓我
設想曲折只為了尋求圓滿
設想模糊只為了尋求明朗
而無奈呢？只在於噴射一種
水注，不，一種激情
向青天，為了一生的見證
向青天，我在海上.....

在醫院，我是一隻長鯨
必須長吁短嘆
必須決定悠閑
並且保持低態，為自己
見證靜默、快樂，以及
所謂的永恆，為瘦削的
自己，我只能冥想。
海比河還闊，洋比海還深
巨浪翻滾過來，細水蜿蜒而去
在海上，我是巨大但細小的
在海上，我是唯一的哺乳動物
屬於陸地.....

在醫院，我是一隻長鯨
獨特而寂寞地肯定時光，歲月
以及這短短一生，而我喜歡.....